

新大众文艺 我在场

素人写作

李再明生活照。



1990

年，一封来自海南的电报，改变了李再明的人生轨迹。当时26岁的李再明是湖北洪湖一所民办小学的校长，月薪仅50余元，哥哥发来“月薪300元，速来”的消息，再加上海南“没有冬天”，让他毅然踏上闯海之路。

从老家辗转至徐闻，再换乘渡轮，琼州海峡的风裹着咸腥味扑面而来。他不知道，十年后，他会横渡这条海峡并创下纪录；他更不知道，这片海将贯穿他的后半生，成为他用身体和文字共同丈量的疆域。

提起自己的写作过往，李

“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考上大学。那时候特别自卑。”他说。那时他认为证明自己“不笨”的途径只有两条：考大学，或者发表作品。“写作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傻。”这个执念，李再明追了大半辈子。

1990年登岛后，李再明的生活像坐过山车。当过石墨厂工人、小学代课老师、救生员等。后来，他承包下一辆中巴车干营运，每天交完“份子钱”所剩无几……最风光的是一段在房产公司工作的经历，他当时被外派上海出差，人生第一次坐上飞机，还遇到了后来的妻子。但好景不长，他因公司内部变故受牵连失业，“突然就没了工作”。

正是在这颠沛流离的10年里，他中断了写作。后来，他接下一家濒临倒闭的广告公司并将其盘活，生活才逐渐步入正轨，写作也随之被他“捡”起来。“不记录就像没活过一样，写作终究是放下了会手痒、捡起来才踏实的东西。”他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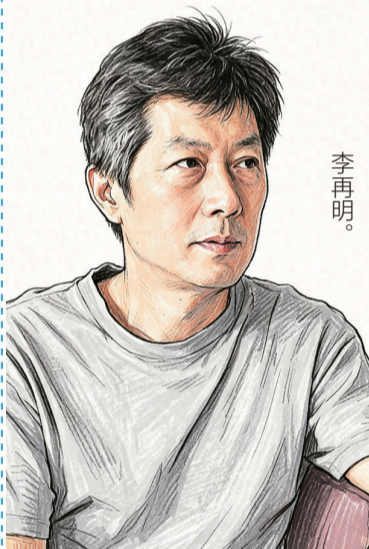
2000年，李再明看到报纸上发布横渡琼州海峡大奖赛的消息。从小生活在长江边且有数次横渡长江经历的他，第一时间报了名。那年，他以6小时54分的成绩取得了该活动历史上的最好成绩。他将自己三次横渡的感受写成诗歌《琼州海峡，横渡是我爱你的方式》，在后来海南的一次诗歌大奖赛，这首诗获得三等奖。“用身体丈量大海”这句话是他的原创，后来被很多人引用。

如今的李再明已退休。他还在写。在他的公众号“自作自show”里，他像老友聊天般用平实的语言回顾过往。当被问及写作的目的，他十分坦率：“满足我的虚荣心，证明我自己。”但紧接着他又说，“把东西写下来，是一种对忘却的纪念。写下来就有意义。不写下来，就像自己没活过。”

他用身体丈量过长江，又用身体丈量了琼州海峡；用文字记录过青春，又用文字安放了半生。那枚36年前的电报邮戳，连接着他的两个故乡。在这个被他称为“福地”的地方，他用文字完成了与自己的和解。



扫码看视频



李再明。

李再明

写作是对忘却的纪念，不写下来，就像自己没活过！

再明清楚地记得，18岁那年，他在朋友家见到了朋友16岁的妹妹，就萌生出写诗诉衷肠的想法。那天，他在一本废账册的空白页面上，写下了人生第一首诗。内容早已忘记，只记得里面有很多“啊”字。

上世纪80年代是诗歌的黄金年代，李再明的堂哥买了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叶赛宁的诗集，他跟着读。后来自己订阅《诗刊》，参加函授班。他几乎每周都给初恋女友写一封信，每封信后面都会附一首诗。女友是纺织工人，李再明后来以纺织女工的视角写了诗歌《六月，我们跑进二十岁的轨道》。这首诗在1987年洪湖市诗歌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并于1988年发表于《长江文艺》。当看着自己的名字和诗歌变成铅字，李再明内心充满了自豪。

张晓云

让更多人看见海南最温暖的样子！

扫码看视频



“早晨晓云轻舒漫卷地飘来，怀着无尽的柔情和蜜意。”

这是张晓云初中二年级写下的诗句，诗名《晓云》。当年，这首刊发在乐东中学校园文学报《山地》上的同名诗，让她成为彼时校园里轰动一时的文学新星。从那时起，她开启了跨越半生的“云之文学人生”。

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，张晓云称自己是“笨笨的女孩子”，除了写点文字，似乎没别的本事。每到夜晚，她把台灯调低至橘黄色，放下蚊帐，在独属于自己的小空间里咀嚼少女心事，随手写写画画。

那些年，写诗成为她少女时代的唯一骄傲。数学老师看见她在试卷上涂诗，只会慈祥地笑；化学老师在课余找她交流写诗心得。因为《晓云》，张晓云当上了《山地》文学社社长。一名初二女孩，就这样成了校园里的“明星学生”。她说那是“云之文学人生”的开端——“名字叫晓云，写诗写云，连心气都是云一般飘飘的。”

进入社会后，张晓云中断写作近十年。糖厂上班，结婚生子，琐碎的日子把少女时代的诗意磨得模糊。直到2003年，她收到中学指导老师的信：“张晓云如果放弃写诗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”那一年她重提笔，参加海南省首届诗歌大赛获三等奖，随后进入《东方女性》杂志社。作为编辑，她写了不少小散文，后来改写成短篇小说《春去冬来女为歌》发表。“生活与写作，原来就是这么分不开。”她说。

近年来，张晓云转向在地性的散文创作。在她的散文

里，童年老家的“兑水园”小巷、青春记忆里的“铺前骑楼”，都溢满海南味道。“海南的风貌、风物及人物，在创作上给我提供三重养分——情感上的真诚，文脉上的亲切，精神上的原乡。”

对于在地性创作，张晓云不追求宏大叙事，只愿在烟火气里打捞细微的“光”。在《骑楼写闲》中，她不写骑楼的百年风云，只写辣汤饭的酥麻酸辣、花店小妹的明眸皓齿、卖叮咚糖的耆老肩上的木架。那些最朴素的营生、最平凡的面孔，才是骑楼真正的魂。

关于阅读，张晓云也有自己的见解。“不要崇信谁推的书单，只要有视野的，或与你当下关注的有联系的，你能读多少就读。”中学时代，她喜欢读三毛和席慕蓉，《七里香》《撒哈拉的故事》陪伴她度过最敏感的少女时光。后来读池莉、张爱玲、陈染，各有感触。如今她每天送孩子上学后就坐在电脑前，旁边放着刊物或书籍，敲几行字，喝口水，整个屋子很安静。“我认为很舒服。”她说。

未来，她表示会继续书写海南地域题材，会聚焦她生长的琼南地区。她想把海南这片土地的珍贵与烟火气留存在文字里。“让更多人看见海南最温暖的样子。”

“踏着昨日的云韵和今日的云流，晓云融进了惬意的斜阳。”这是30多年前《晓云》里的诗句。张晓云说如今读来，竟像是对自己半生的预言——年轻时是“晓云初起”的浪漫与热烈，年长后是“晓云渐空”的从容与淡然。

窗外有风，案头有书，指尖有字。那个曾经在《晓云》里“轻舒漫卷”的女孩，如今站在人间烟火里，依然在写……



张晓云。

琼南琼北，给我三重养分

自由职业者张晓云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曼良



张晓云生活照。

闯海人李再明

江边海边，我的两头牵挂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曼良